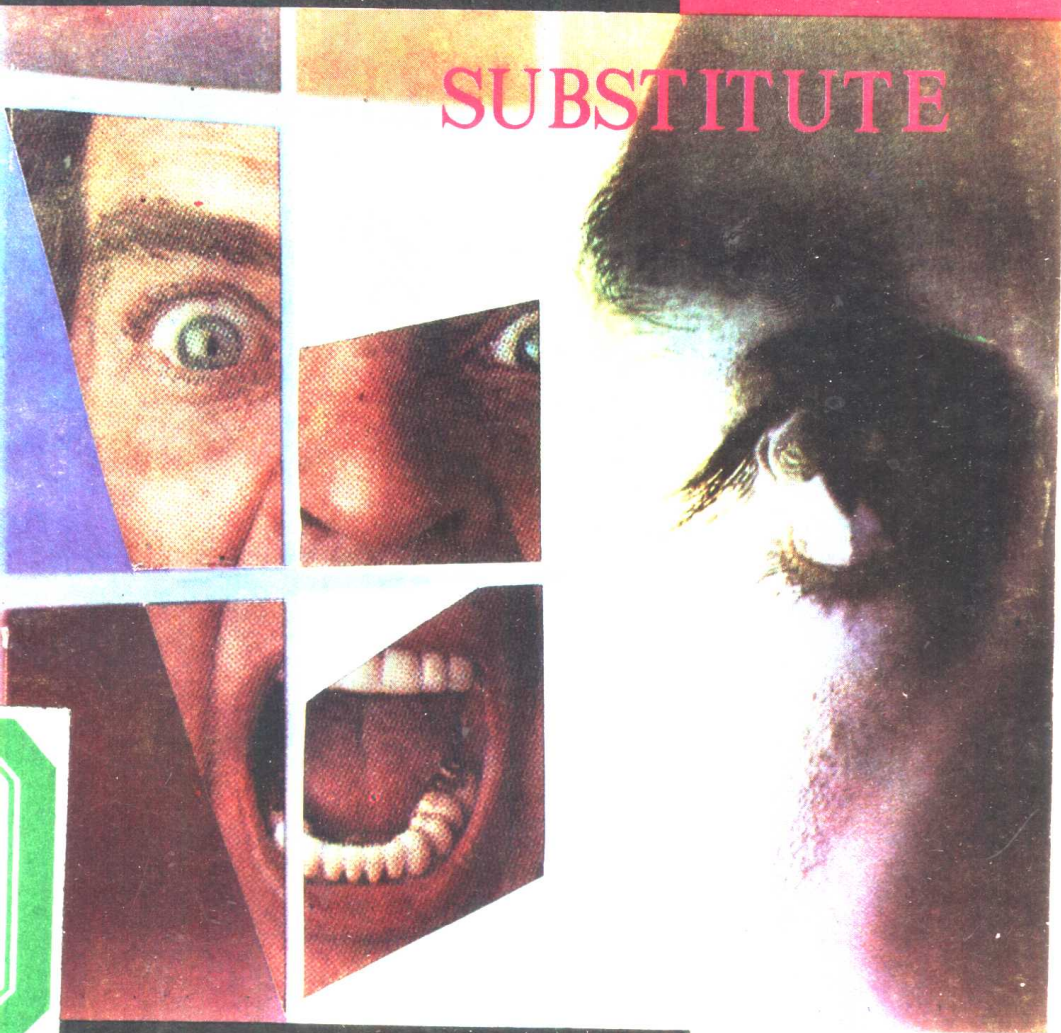


替身

傲霜译

SUBSTITUTE



法律出版社

替身

傲霜译

法律出版社

替 身
傲 霜 译

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法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625印张 74,000字
1990年7月第一版 1990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3,700

ISBN 7-5036-0699-1/I·59

定价1.70元

目 录

- 替身……………〔美〕卡罗尔·约翰·达里（1）
- 拯救安琪儿……………〔美〕科奈尔·伍尔里奇（23）
- 在劫难逃……………〔美〕纳罗特·奎·马瑟（47）
- 迷离的女尸……………〔美〕斯坦利·加德纳（65）

替 身

卡罗尔·约翰·达里

在福尔河船的上层甲板我要了个房间。放好手提包约十分钟后，我发现有人在监视我。虽然我被监视了，但我并不在乎。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可值得紧张的——我的这次小小的旅行完全是为了消遣。然而被人监视着可从来不是件很愉快的事。而我敢肯定我上船来的时候是未被人注意的。

监视我的这个家伙我并不认识。我想他一定是对我有某种怀疑而刚刚跟住我，显然是希望从我身上得到些什么。我想了想我过去的罪过，确实没有什么可让他们抓住的把柄。我不是罪犯，而只是个有教养的冒险家。我同那些破坏法律的人斗争，以此为生。我并不是在为警察局干事，不是，那不是我。在我看来，那些罪犯只不过是些头脑简单的家伙。他们煞费苦心策划如何骗人，如何耍弄诡计，然而他们却从没认识到他们本人也极易受骗上当。你们了解这种游戏吗？我可以告诉你们许多细小的秘密，但这种游戏可是好得不能乱传的。明确地讲吧，我是在同四个骗子玩打牌的游戏，结果我骗了他们四个。而我对打牌却一无所知。

正如我说过的我是个冒险家。但我可不是那种无聊消闲坐等某个遇到麻烦的傻瓜，或花费时间帮助政府摆脱棘手困

境的人。我倒也并非不愿意帮助政府，在一定的价钱范围内。但没有人来请我。而那种人物，我想只有在书本中的字里行间才能找到。

我办过许多敲诈案。我发现了某人被敲诈，然后就去找他。他付给我破案钱，我们几乎每次都抓到了敲诈犯。你知道，我是一个中间人，既不是罪犯，也不是警察。尽管很多时候罪犯并不知道我在跟踪他们，但双方都在怀疑我。尤其是警察，他们有时很紧张地跟踪着我。但必须得利用这些机会。

但当你出去游玩的时候，被人跟踪滋味总是不好受。我在甲板上几次上去下来地散步，嘴里吹着口哨，装作若无事的样子。那个家伙上上下下地跟着我，似乎这是他的无可非议的工作一样。后来，我就去吃晚饭，他也在我旁边的桌旁坐下。他以忧伤的目光注视着我，好像他许久以来没能逮捕过谁了，而确实想铐住某个人似的。于是我也在注视着他。这个人看上去很怪，他不像侦探，倒像个很有钱的人，因为他点菜时甚至根本就不看价钱。这使我想可能是自己搞错了，他可能是一个想向我卖石油股票的。我总是喜欢玩石油股票的游戏。它可以消磨时间，还可以美餐一顿而不用你自己去付帐单。

大约九点钟，我俯在栏杆上，看海。我在想着如果有人须游到海的彼岸，要游多远。并非我有任何要游过去的想法——不，不是我，不过我总是喜欢寻找机会而已。你们决不会知道的。

此时那伴着忧伤眼神的家伙也走过来，俯在我身边的栏杆上。

“是个美丽的夜晚。”他说。

“是个游泳的好时间。”我说着，用眼角余光仔细地看着他。

他望着远处岸上的灯光，“而且是个长游。”他说，似乎在他思想上早有这个打算似的。接着，稍许停顿后，他说：“不知您能帮我个忙吗？”这正是我所期望的。“嗯，”我只是这么答道。“我上船有点晚了，”他继续说道：“没找到房间，我想知道，您是否能让我住您船舱的另一个床上？我一直在观察您，我知道您是单身。”

原来他想和我同住我的房间，我可不喜欢他这个主意，因为我想晚上能睡个好觉。此外，我知道他全是在说谎，因为船上根本就住满了，而且我也是在上船后才订我的房间的。但我没揭穿他这一点。我设法先弄清他在玩什么把戏。

“我是船长的朋友，我可以替你弄个房间。”说着我起身就走。

“不，别这样做，”他拉住我的胳膊。“是……是有点别的原因。”

“别的什么？”我直盯着他的眼睛，这是一种我过去见到过的眼神。是在我这种工作中经常可见到的那种眼神。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我借着甲板上的灯光看到了他的眼睛，我从他脸上看到了一种恐惧——真正的恐惧，可怕的恐惧。

“告诉我你想干什么，”我说，“或许我能帮你的忙。但我首先要告诉你这条船上有不少的房间空着。你不像个罪犯，看上去够狡猾的。你为什么想和我住一个房间？”

他想了一会儿，于是开始说话，眼睛仍看着水面。“我遇到了麻烦，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否在被跟踪。我不这样认

为，但我不敢大意。我已经两晚没睡觉了。恐怕今晚我会睡过去，即使我不想睡。我不想独自一个人，还有——还有你使我感到你是那种可能——可能——”

“可能愿意冒险被杀？”我问。

我说这话的时候，他从我身边移开一些，但我继续说道，“你是想让我整夜坐在你旁边，保护你，嗯？”

“我确实不是这个意思，但我——我不想独自一人呆着。这么说吧，如果你是一个我可以付给钱的人，”他停下话语，等着。

我决定和他直接了当地谈。像这样的情况也许有个千头。

“我要告诉你我将干什么，”我说，“我周游过全世界，而且为南美不同的政府做过几次事。”这听起来总是很好听——“我可以坐在那儿看护你，我要一百元钱。”

“我能睡觉吗？”他渴望地问，眼睛也亮了起来。

“像个孩子一样。”我冲他说了一句。

二十分钟后，他已上床了。我们把写着“不准吸烟”牌子转向墙，抽起好烟来。他已付我一百元钱，我们都很满意。

他只是躺在床上，抽着烟，没多说什么。

他并没有像我想像的那么困，可能是由于太累而睡不着了。这很奇怪，但我自己也有好几次是这样的。而且我可以看得出他正在苦苦地思索着某件事。

沉默许久，他终于开口了：“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哦，我已经得到了他的一百元钱，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去回避这个问题，于是我告诉了他。“我是个兵痞。”我说。

我感到这句话微微震动了他。“你是说，你是为钱而冒险？”他问道。

“特定的某种冒险。”我说。

“比如说就像这次？”

“有时是的；但我可不作为保镖到处旅行，假如这就是所认为的。”

他笑了，好像他感到放心多了。

这种笑我是常见的，就是当他们把我派往他们害怕的危险中去的时候所常见的那种笑。我猜想，这是一种宽慰。

“我想，我可以雇用你，”他慢慢地说着。“我将付给你很多钱，而你无需再见到我。”

“噢！我并不讨厌你，”我说，“但我喜欢单独工作。好，让我听听你要试图干什么，而后——嗯，不管怎样，今晚你可以睡会儿觉。”

“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要说，我希望你装扮成我——就今年夏天。”

“那可不太容易。”我摇了摇头。

“太容易了，”他急切地继续说，“我假定去楠塔基特岛我父亲的旅馆……”

然后他俯身向前很快地说着，他说得很轻，而且很严肃。他说那里的人都不认识他，从十岁起他就不在楠塔基特了。他父亲在国外，也不在那里。

“你多大啦？”他突然问我。

“三十。”我告诉他。

“咱们差不多同岁。身材也非常像，你不会见到任何认识我的人。如果出了什么差错，我会和你取得联系的。”

“你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我问他。

“我和一些讨厌的家伙纠在了一起。他们威胁说要杀死我。”

我考虑了一会儿。看起来他是雇用我去替他被谋杀，如果我能得到足够钱的话，这也没什么。过去我曾冒过这样的险，也没出什么事。

“是的，他们威胁要杀死我，”他继续说道。“但我不相信他们真会这样做。”

我点了点头，我也不这样认为。

“这就是你为什么付给我一百元钱，而让我整夜陪着你坐着的原因啰。”我说。“好吧，冒这个风险我倒不在乎，但得付给我与这种危险相应的钱。”当他看到仅仅是钱的问题时，他坦率多了。他没有确切地把整个案件的原委告诉我，但告诉我的就已经足够了。我了解到他一直未见到那些正在威胁着他的人。

最后，他写了张便条，要求我装扮成他，还表示，他自己将承担起全部责任。当然，如果我真的遇到麻烦，这张纸条是不会有什麼大帮助的。但如果他的父亲突然从欧洲回来的话，那将是会有帮助的。不管怎样，我并不打算使用这张纸条。我是干这种事的老手了，他真是找对人了。

当我们结束谈话后，我明白了，他卷入了某些犯罪的勾当，而他的两个朋友已经根据他的证词被关进监狱。同伙中其余三个人正要来抓他，但他却从未见到他们。不管怎样，这点对我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我的任务就是向他们表示，他并不害怕。然后，待他们投降的时候或是我被他们抓住，——一切就会都过去了。我不认为他们真有杀死他的可能。而他却

是这样想的。因此这正中我意。他们可能是一些难对付的人，肯定是的，可要知道，我自己也确实不是个天使。

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他把有关他的家庭及旅馆的情况都告诉了我，然后，伯顿·坎普斯倒头熟睡了，这是他几周来的第一次。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他的小房间里分手了。我坐上了去新贝德福的出租车，然后又转乘小船直达楠塔基特。

小船上只有大约十个房间。我住上了那间预先为伯顿·坎普斯订好的船舱。我在船上各处稍稍转了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然后我回到屋里躺下就睡了。

5小时后我来到甲板上，我们距楠塔基特码头已经很近了。码头上站满了人，他们都在等待着，然而看上去这都是些清白无辜的人。这使我开始感觉很好。从这些旅客的外表看来，我将步入一个上层社会。我只是希望伯顿·坎普斯的衣服能合我的体。

一辆旅馆的汽车正停在那里，我和另外大约5个人一块上了车。汽车爬上一条林荫公路，而后又到另一条，紧接着爬上了一个小山丘，我们就到达了旅馆。这是个很美的地方，可以饱览海洋景色。

经理立刻看见了我，马上说无论在哪里他都会认出我是坎普斯家的人。他把我看作是他一直所期望的人，真是太亲切了。车内其他的人中，有一个大约十九岁的年青姑娘。

见到我他十分高兴，而且对我这么多年没去那儿表示不解。他很想知道我是否去学生意了。他还说我父亲曾给他写过信，想让我学习经营旅馆生意。

我没多说什么，没有必要。在我们乘坐电梯，进入房间

的一路上，都是经理罗兰先生在说着。

七月一日那天旅馆里大约有五十人，而且随时还在不断地到达。两个星期后，这里很拥挤了。我并没有为学习生意做出任何努力，因为依我看来年青的坎普斯并不象个喜欢做任何工作的人。

那儿有个姑娘——就是那个和我坐同一辆车来的那个姑娘：玛丽恩·圣·詹姆斯。我们在一块儿渡过了不少美妙的时光。她的生活丰富多彩，总是不闲着。我们常一块儿打高尔夫球。

接着有另外一个人，也对我很感兴趣。她是个寡妇，长得很漂亮，这是她第一次来这里。她似乎与在那里的大部分女人都不同，她期待我带她去各处转转。

但由于玛丽恩，我可没有时间。

玛丽恩很年青又很温柔。谈话就是月光以及类似的废话。但她诚实，心胸开朗，肩膀上的小脑瓜思维敏捷。她不喜欢那个寡妇，而且把我看成她的私人特有财产一般。而那个寡妇，我猜想，她正在想着结婚，约翰·皮·坎普斯的儿子，旅馆的主人，似乎是个不错的捕捉物。这样一来，不难想象，我的时间自然是紧张的了，而且时常令我大笑。我是从不把女人放在心上的。我的游戏与女人根本是两码事。

而那个寡妇却十分好奇地想知道每次我和玛丽恩都到哪里去了。她总是问我，晚上你们开车到哪儿去了。是的，我有一辆小汽车，伯顿·坎普斯在旅馆里有一辆漂亮的小运动车。

玛丽恩却不然，她只不过是孩子，落到了这样的境地，所以我总想让她过得愉快些。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她。不

管怎么说，她非常漂亮，让人们见到我与她在一起我感到很荣幸。

我始终警惕着那些坏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来。如果他们来的话，我想他们可能在繁忙的季节来，那时他们将不会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但我不相信他们准会来这儿。

然而他们来了——他们之中的三个人。他们一进门，我就知道了。他们穿着很时髦，佩戴着一般人都佩戴的饰物，但我认出了他们，他们决不是一般人。

他们也并不傻。一生中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坏人，很坏的人和比较坏的人。而这三个人是货真价实的。

他们当中的一个是个瘦高个儿，看上去比其余的人更像个夏季游客。但他的嘴表明了他的真面目。当他认为自己单独同那几个人在一起时，他用嘴角同这几个人讲话——人们只能在社会上或比赛跑道上见到这样的动作。另一个长得很胖，看上去象个酒吧间招待。第三个看上去象个惯犯，他可以陪着笑脸割断某人的喉咙。

那个瘦高个子是他们的头。他的房间是以詹姆斯·法罗先生的名字预定的。他很快和我交了朋友。你要知道，他做得并不过分，他只是像所有的人对旅馆主人的儿子所表示的那样给予我一般的关心。

我并不十分清楚他们在玩什么把戏。我找不出任何迹象说明他们要杀死我。如果他们是为了钱，我倒能够理解，但他们似乎已经有了足够的钱了。因此，我只是观察着他们。是的，先生，这个法罗是个难对付的鸟，而且毫无破绽。但我以前就已经知道他们是难对付的。除此之外，我自己还知道这里的几个花招。而他们却不晓得我知道他们是谁，他们

也不知道我打枪是极准的。

我总是带着枪——任何时候，这不仅是当我认为麻烦来临的时候。要知道，干我这一行的人会交上许多坏朋友。谁也说不清何时会有人来逼你做出某一解释。

几乎每天晚饭后，我都开着车和玛丽恩一起习惯地在岛上兜圈。我从没有感到这么高兴过。有时我竟忘记了我正扮演的角色，而幻想着不同的情况。我遇到过这么多的女人，但没有一个象玛丽恩。没有，从打我上学的时候起就没有遇到过——这已是过去的事了。

我们一般只是开着车转转，聊聊天。而她照例常是向我打听有关我所到过的一些地方的事。这可太容易了，因为全世界我都去过。

而后，在那三个男人到达后约十几个天的一个晚上，可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们出去兜风，就在回来的路上，大约九点三十分，嗖——的哨声飞过，汽车的挡风玻璃被打穿一个洞。紧接着又是嗖的一声，我看见玛丽恩跳了起来。这对我没有什么新鲜的。我立即就听出这种声音。这是无声手枪发出的声。是有人从远处朝我们开了两枪。我加快速度尽快开进城。在一处路灯下停了车，我转身去看玛丽恩。

几滴血正顺着她的脸往下淌，脸色煞白。但伤得并不厉害，仅仅擦破了点皮。我下了车去买了些东西，帮她把血迹擦去。

她是个很勇敢的小姑娘，一点也没发抖，也不紧张。可我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不平静。我的手在发抖。连枪也不能迅速拉开。但过了一会儿，我可以了，因为我气愤了——一种令人可怕的狂怒。你是想象不出来的。我明白了，

危险并不全是我一个人的。他们也不是打算谋杀玛丽恩。而是我把她拖入非常危险的境地。仅仅是因为她有点喜欢我，而且我们又常一块出去而已。

在回旅馆的路上，我告诉她一定是有人在打野兔。我没对她讲别的什么，因为我要在早上提出控告。她奇怪地看着我，我知道她并不相信我的话。

“如果这就是你所想要告诉我的，伯特——那么好吧，我不会对任何人吐露一字的，你可以相信我。”

就这样，我们谁也没再说什么，一直回到旅馆。停好车。我们来到旅馆入口一侧的台阶下她转向我，把双手放在我的肩上，脸上的苍白不见了，但我还是能看出子弹擦破她的脸的痕迹。

“你可以相信我，伯特。”她又重复了一遍。从她的声音里似乎可以听得出来某种疑问。

“我当然相信你，玛丽恩。”我回答说。我的声音仿佛来自极遥远的地方。

在这之后，一切都发生得非常突然。她的头离我很近，她的柔软的头发轻拂着我的脸。她抬头直望着我的眼睛。接着，我俯身，吻了她，并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我们就这样站在那里过了好长时间，她没有离开我，那儿只有我们俩，周围一片寂静。

突然传来了马达的声音，接着车前头的灯光一闪，玛丽恩迅速地闪开了。此时，我静静地站在阴影里，望着法罗和他的两个朋友走过去进了旅馆。

他们看见我们了吗？是的，他们是看见了，因为他们走过去的时候笑了。他们笑了，可他们却不知道就在那一刻，

他们更临近了死亡。第一场表演的序幕已经拉开，演出已经开始。在那之前晚上我很容易就能入睡，因为危险是我一个人的，而我从没把这个当回事，但现在危险也威胁着玛丽恩。无论如何，我决定当天晚上就去处理那三个男人。

十分钟后，我进到我的房间，但我没有上床。我关上房间里的灯，直坐到大约十二点。旅馆死一般寂静。

然后我从窗口爬出，沿安全梯爬下楼。我确切地知道法罗的房间在哪儿，径直走到他的房间下，然后又顺安全梯向上攀，直到三层楼。

我开了灯，直等到他醒来。他当然并不害怕我的来访。因为他又接着睡了五分钟。然后才慢慢地转过身来，睁开双眼。他清醒的倒是神速，因为他蔑视地看着我的枪管。

他也很聪明，他用一只手揉着眼，装做很困的样子，另一只手却伸到了枕头下面。我笑了起来，他把空着的手从枕头下抽了出来。

“法罗，”我说。“你今晚已死到临头，如果我不是早把你的枪拿过来了的话，我现在就会打死你。”

我真有点想把他的枪给他放在那儿，好给我一个打死他的借口。尽管是一个可怜的借口，但毕竟是个借口吧。对一个既无武器又无准备的人是很难下手开枪的，但当他已经伸手拿枪的时候是不难打死他的，因为这是你死我活的问题。

法罗在这时一定有许多要考虑的，而他却开始讲话，不停地讲着。他告诉我，我正在冒险，我将不可能逃脱被捕。但我打断了他。“住口”我厉声说。

看到我眼中的怒火，他住嘴了——这样做是明智的，因为谁也不能肯定当一个人如此愤怒时他将会干出什么。随后

我说了几句话。我告诉他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并告诉他我知道是他干的。他只是点点头。

“是你杀死了我兄弟，”他说，“他企图从监狱逃跑时死了。就是你把他送进的那个监狱。”

“所以，我杀死了你兄弟，嗯？好吧，我可不知道那件事。但我要告诉你这一点，我的朋友。今晚我简直就要打死你的，同时我也不会忘记，我不朝挡风玻璃板上射击，也不向清白无辜的人开枪，当我朝你开枪时，兄弟，你就会死掉的。”

我看得出他有点吃惊。这决不是预料的从真伯顿·坎普斯那里能得到的那种谈话。但看得出他注意到这里提及的那个姑娘。他知道在这一点上他拿住了我，但我并不在乎。

我说：“明晨六点半的船离岛时，我还给你。”

“然后怎么样？”他又问了一遍。

“如果你不离开这里——”我一边想着玛丽恩，一边慢慢地说，“我就打死你。船一离开，我就跟上你，詹姆斯·法罗先生。除非你的枪法比你今晚的准，否则你就得去和你的兄弟搭伙啦！”

我转身走出房间，当时我真想朝他开枪。

那天夜里我没睡觉，只是独自坐在关了灯房间里，抽烟。——边抽边思考着。我知道那三个人会碰头的，而且会谈论这件事，很可能决定离开这儿。但我还是坐在那里，枪就放在膝盖上，边注意着门，边注意着窗户，等待着。

他们如果从窗户跳进来，那很简单。当然每个人都容易理解为：伯顿·坎普斯只在保护他父亲的财产。我现在明白了，他们确实想杀死我。在整个事情的背后有着家庭的情感色彩，家庭的情感和荣誉——那种奇怪的下层社会的荣誉。